





奚囊蠹餘卷之十七

行狀行畧

從兄東川公行狀

公諱洪字子容東川其自號云余族世籍河南  
 始祖某徙自汴京占籍錢塘高祖某遷仁和明  
 性理之學通經史百家言多著作我宗詩禮之  
 傳自高祖始曾大父某大父某是生愛山公愛  
 山公諱某後以季子貴贈吏部員外郎與余先  
 大夫同母出先大夫出後余祖故于公併從兄

長子部  
 振鐸書  
 諸君本





愛山公有丈夫子八人公嫡長也生穎敏倜儻  
不羈能讀先世遺書業舉子爲制科文詞駸駸  
成矣輒弃去習孫吳試劍爲搏戰勇已兼人則  
又弃去挾高言遊吳中通海鹽徵貴賤凡歷艱  
險悉心計織嗇筋力孳孳二十餘年乃益致富  
羨然不爲異財別產悉歸愛山公愛山公以是  
得優游家庭增構典籍延致師友旦夕課諸子  
委心無他者寔公勞苦於外以陰齎之也已而  
嘆曰大丈夫不能奮鴻鵠之翼赴風雲之會以

文雅雄悍垂功名竹帛而庸庸逐銖兩商販間  
何以自明其志邪於是盡弃所嘗經營日泛覽  
群書因訓迪其子暇則與諸弟商確古今或對  
客彈碁六博登山臨水窮險極幽怡然若有所  
得嘗憇北峯之巔爲詩曰躡足千仞危山風逐  
衣颺徘徊蒼莽間飛鳥度青嶂聊陳一杯酒洒  
洒多嘉况時當杪秋信宿山寺遇夜則又爲歌  
曰天肅殺兮涼襲衣月流彩兮烏鵲啼撫景寒  
寂兮掩竹扉孤燈臃臃兮暖幽惟時序疾兮思



徘徊萬物變兮心孔悲語義悽惋若憤懣不能  
平者時季弟為選曹郎公忽給其家曰欲再入  
吳尋舊游為樂竟買舟長往歷齊魯燕冀不遠  
數千里訪第長安旅邸曰選曹進退人才登崇  
賢豪得採輿論為國得人民且受庇甚盛事  
也人所屬意子盍慎之吾今知所學皆不適用  
吾其歸老矣強留之數日怏怏不甘飲食雖  
宮闕雄麗不一觀望縉紳續紛不一交接飄然  
南歸蓋晦迹以避請托防自點以貽弟耳弟感

其言為出俸給納 崇府引禮舍人榮之非其  
志也歸即疽發背浸劇猶口占曰匣劍渾無用  
熊經徒自誇醉中輸一局夢裏演三車自是不  
復起矣歿之日為嘉靖戊申十月十五距生弘  
治己未十一月二十一日春秋五十爾所著有  
東川稿二卷藏于家公生平剛毅簡直與人語  
恣其劇談不為巽避稍不協輒面折不能容即  
遇顯貴人不過為禮然故舊交驩雖甚貧賤不  
遺有緩急相投忘利害為之尚人亦以此多之



初愛山公疾篤自以多男子又異母出忽忽爲  
身後憂公乃跽進曰大人幸自愛兒輩終不以  
財貨之故傷天倫後果交相讓一無間言公以  
孝友率先諸弟類如此馭僮僕嚴而有恩會有  
遘眚疾者醫謂不祥邇之將傳染爲厲公咲曰  
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爲矧老且疾邪至  
躬親湯藥迨死不弃居常不喜飲酒無紛華綺  
糜之習不惑於浮屠言惓惓誨其子卒業儒庶  
酬素志惜哉子且垂成而公不待矣悲夫即公

所自期待若舉天下事無不可爲使當一命之  
寄舒展意氣必將有所建立不泯泯無聞也而  
令壯歲蹉跎徒以五字沉吟鬱鬱負志以歿天  
降之才何心哉先配盛氏生子男曰榜補郡博  
士弟子女一適蔣需盛先公十年卒繼娶金氏  
生一女許聘徐浣金亦先公數月卒庶出女四  
人一適蔣攷一許唐某餘幼榜將以次年冬月  
扶公柩詣靈鷲山先塋啓其其母之壙與繼母  
同窆焉欲乞銘墓石而屬余狀其行就所睹記



敬列如右

成都知府邵公行狀

嘉靖戊午九月七日故成都郡守邵公卒里第是歲予將使蜀便道來還其子棠生取公所自編年譜丐予作狀予從弟潔爲公子婿代懇尤切不得以蕪拙爲解漫摘所編事敘之曰公姓邵諱經濟字仲才別號泉厓宋康節先生之苗裔也南渡時自汴居杭世爲仁和人高祖純曾祖信祖琮父鑑以公貴封營繕員外郎母楊氏

宜人以弘治癸丑七女生公幼多智慧稍長習毛詩受家學於營繕公勤勵日進甲戌督學徐公蕃選充邑庠弟子員譽望藉甚尤見賞于西蜀劉公瑞收列正員壬午舉于鄉癸未卒業成均時嚴少師嵩爲司成器重之因與趙尚書文華同舍相友善丙戌舉進士值楊宜人喪未授官歸己丑補工部主事專理清江漕船廠多積弊易汚公爲立規程嚴稽察事集而積羨倍昔有所集濟漕補畧可考任滿進員外郎督理臨



清甌敞區畫釐正如在淮時甲午進郎中督易  
州敞先是各錢糧解敞多留難公隨至即發收  
迺無留難又爲節車輛之費定輸納之期商民  
稱便乙未擢守成都成都劇郡訟獄既繁部使  
監司沾沾指拾缺失公勾稽酬答事皆曲中歲  
旱竭誠祈雨旬壇墮自爲祝文泣與神誓遂  
得雨如注農賴有秋存撫之暇訪求名宦鄉賢  
祠於大益書院郡縣學宮稍敞輒爲完繕至昭  
烈武侯陵祠少陵君平遺墟州郡中先哲祠宇

並脩飾崇祀以風勵百姓又博選茂才異等集  
書院躬自教育間爲授之章句稽其勤怠於是  
士爭嚮風互相砥礪後歲大比哀然首選者多  
省下士今御史中丞王詢張景賢周郡守倅尤  
爲知己會當入覲撫按皆薦公賢能不宜久淹  
外郡未報值營繕公歿公歸自成都是議其  
後者起矣公聞之曰生本微賤幸得備位明盛  
仕至二千石不爲卑薄人不我與已矣夫遂不  
復出郡人劉州厓士元作德星亭記紀公治行



表遺思彼其親見行事宜非空言也家居以來  
每好出遊嘗入龍虎山登匡廬齊雲浮舟鄱陽  
富春淞泖遇當心處多信口爲歌詞自適比趙  
尚書督師入吳則往與之俱張中丞撫南畿歷  
雲間亦往雲間王中丞飭兵海上嘗往鄞周郡  
守守信又往信率歲凡數往不厭殆苦城市喧  
囂浪跡山川探竒涉險發舒曾臆以爲娛不相  
諒者顧謂公宦遊已久何所希冀猶營營遠役  
至有他疑豈其然耶歿之日嗚呼兒女輩命

以後事出所畜若干金分逮所親有差蓋公素  
纖蓄深藏雖家人不知其有也所著詩文凡二  
十卷生弘治癸丑歿之年六十有六配丘氏封  
宜人先公八年卒子男二長棠生庠生次棟生  
女二長卽予從弟婦次許江埭禮部員外郎曜  
之子孫男三承廉承熙承默孫女承孝棠生等  
將以次年葬公玉泉山瑩啓丘宜人之壙合窆  
焉宜有銘以垂不朽聊述大都畀藉于名公  
得采擇焉



唐府典儀正柴淳齋行狀

公姓柴氏諱龍字舜臣別號淳齋仁和人也宋南渡時有諱士宗者自汴扈蹕來杭因古籍焉歷傳至政政生質質以勤儉起家益開拓其先業有丈夫子二長靜菴銘次巽菴嵩嵩取南安郡守竹軒毛公女生三男子伯夔季臯公仲子也以弘治己未正月二十六日生而端凝不爲兒戲靜菴公愛之請以爲嗣靜菴配張氏得公愛尤甚無何張卒公方童稚哀毀執禮不異

成人靜菴固敏毅難悅稍不慊卽盛氣厲聲家人咸嗃嗃公曲爲愉婉務得歡心逮歿哀毀執禮如其幼時自是歲時享祀必戚然悽愴思慕終身杭俗侈靡千金之家率以服飾輿馬侘里閨公獨敦儉朴所服布素數浣綴不厭深居簡出出又深自斂束不踰分爲高車與人交直諒不疑舉貲於人人有負者輒折券不責償遇貧乏及婚喪緩急厚卹不愆嘗曰吾寧損己益人必不害人利已然性善貧殖物值貴賤皆能預



料盈縮終始不爽又不緇銖取盈以是漸積饒裕非夫憑藉恣睢干禁壘斷歛衆怨以猝富也往年中舍君舉於鄉時方弱冠公自以僅一子當遠離念之不置中舍君承其意留止不上春官已而屢上不中公固不亡恤道中舍君登進士高第授官奉使西藩便道歸省當是時司省郡縣諸大夫暨鄉縉紳士咸走賀里第冠蓋填門中舍君又爲公輸貲得授將仕郎唐府典儀正父子被服彩繡一時皆盛矣公亦不色喜

顧愈自謙抑惇篤故舊卽市井猥賤亦必溫溫款曲人稱鞠躬長者謂淳齋稱實云歿之日省城內外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咨嗟嘆惜彼其忠實心誠信於人也中舍君又謂余曰先君於物無好而好覽史傳涉獵往迹恒以已意評其是非多出苦人意表守身極慎隆冬盛暑不出內戶小有疾便輒計累日非全愈不强起處吾叔友對吾母如賓教子無疾言厲色外祖南安公歿後家益衰子孫至不能保廬舍已又將及



其墓道石坊先君聞之惻然曰榛莽之中知有  
毛南安者恃此尺寸石耳蕩廢可至是乎爲償  
其值得無廢其畝田於輕重類如是晚築圃城西  
穴池結亭雜植花卉時偕親友徜徉其間一日  
折花對客曰花誠美麗幸與諸君劇飲明年花  
發時不知幾人存也悲夫是歲之夏爲嘉靖丁  
巳六月十九日一疾竟卒公於生死豈能預料  
不爽耶亦其心誠實誠故明達非必身中其言  
本聚散常理如然爾凡歷春秋五十有九配田

氏生子二長禎早夭次祥卽中舍君女二長適  
余弟洽兵部武選司郎中次適庠生陳文濟大  
廷尉東瀛公孫也孫男二長應椿聘余孫女次  
應楠余於公家令昔聯姻積素累舊締好知公  
宜莫如余併以所聞中舍君言敬爲序狀如右  
冀立言君子採而銘之

高祖介然公行畧

介然張先生初諱某後更諱某字羽皋本洛陽  
人仕於汴始祖諱某者扈宋南渡遂爲錢塘人



父彬以貴雄里中我 明天下初定嘗輸粟給  
邊至通籍司農曰富戶母王氏以洪武甲戌生  
先生自幼穎異器宇冲粹少長精研儒術探抉  
微眇五經六緯靡不浹洽而周易尤爲顯門旁  
及九流百家技藝至椎步天文占風望氣奇驗  
出自性靈無假師授先生既深味道腴頗厭弃  
財貨迨終親喪徙居仁和高訾悉歸其兄自是  
脩學益邃聲聞藉藉宣德間兩廣多事時潘中  
丞某將往視師雅聞先生自行迎除舍先生爲

設策乃請與俱凡所遣調一嘔吐指畫一日坐帳  
中望片雲隱隱起離震間謂潘曰事濟矣有頃  
烈風南來此捷音也已而果然會潘欲䟽請  
召用先生誓不仕輒晦跡間道趣還易後名故  
先生之名卒不顯晚歲卜居東西壁遊心著述  
所爲詩文多不傳傳者若自述云有意欲嘗千  
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烟夜寒荷葉杯中飲春暖  
梅花帳底眠題像云丹青點染苦勞神寫出緣  
何喚作真自己幻軀留不得却從身外更求身



臨終云我生原有數數盡復歸元來往自然理  
何須求異端並根極理奧非苟言之也姚江馮  
蘭輩以易學號知名士間從質難先生時年八  
十餘對衆劇談一坐皆傾至羅拜執弟子禮去  
年八十有二無疾終今子孫多以文學政行表  
見當世明經世其家云

### 大父質庵公行畧

大父質庵府君諱某字用綱上世出洛陽仕宋  
於汴南渡時扈蹕駐杭遂占籍錢塘當始祖時

吾宗素饒益高祖某雅尚文學禮義盡以推讓  
其兄所取不及十一遂析居仁和之義和里而  
曾祖某以下始爲仁和人妣毛氏南安郡守母  
弟也有丈夫子四人伯授散官仲贈通議大夫  
季封承德郎皆有稱號府君以景泰辛未八日  
生幼稟竒秀授書輒通大義頹清弱不任煩勞  
居常苦疾患恐年壽不永爲父母憂每以親醫  
藥廢誦習然終身意不能忘垂三十始娶終以  
多病鮮生育所育仲兄子竟以爲嗣卽先子亭



山君也間出累歲所乞諸家禁方脩合藥餌旦  
夕孜孜不厭歲率費百餘金施人無不立應遠  
近來請如市竟不取償一錢歷三十餘年歲復  
辛未再得孫里中父老咸詣賀曰德積厚矣是  
兒生不偶也日者又推論五行不賤府君心竊  
喜字之室中與大母孫淑人鍾愛出諸孫上成  
童遣就外傳居常謂某曰曆火寒灰之下積薪  
其上光焰燭天美在其中發於事業如此無火  
不然薪不積易滅敏而好學不當若是邪又曰

陶冶不持斧斤追琢不施赭堊凡業貴精專乃  
成博綜遠獵得無兼及而不工乎自是某始知  
趨向專意經傳然卒不能率教以副所期待固  
多也生平不惑於佛老素奉儉約習俗奢溢僭  
差視之厭苦若將挽焉惟歲時追祀祖先必嚴  
潔致敬宗族親故有不贍輒分所餘振之鄉人  
無遠近大小莫不愛慕里中首舉高年有德為  
鄉飲賓郡守敦請累歲竟不一赴八十後又舉  
加冠帶亦不赴但謝曰吾德薄不足以辱盛典



嘉靖壬辰二月壽終後二歲而某舉於鄉又三十餘年今上登極覃恩以某總督漕運得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嗚呼學道無成仕無偉績茲老矣僅僅以一命育丘壠某之罪負可勝言哉聊記憶行誼大畧將以丐於立言君子表章潛德切有望焉

先考亭山府君行畧

先大夫亭山府君諱某字元錫生成化辛丑九月二十五日自少端慎爽朗有成久之度與諸

昆弟贈吏部員外郎愛山公刑部主事兩山公蘇州府倅封兵部主事半山公齒相若也以文業行誼相砥礪後刑部蘇州相繼登甲科仕有祿秩府君與吏部咸奉例輸貲幾致寄一命以自表見值大父夙嬰弱疾不忍以遠遊廢定省竟棄所入貲與吾母李淑人共極孝養食飲必躬佐烹飪乃敢上大父既耄益多疾常在床箒時時侍湯藥無間寒暑已而考終盡哀毀瘠見者爲之隕涕終事詳慎以禮伯兄嚴毅稍不懌



輒厲聲色府君俛首長跼稱說委順繼之以泣  
兄每為感動罷去晚歲相與驩甚間私語曰弟  
德度醇篤恢閔非所及吾不能享祿養生沐

恩光如弟已疇昔有言能無忘之當是時府君  
已膺承德封而兄子中丞濂始有南宮之捷自  
是兄竟不祿府君追思遺言悲慟無已故郡人  
無問識不識咸稱孝友府君愈自損抑有司歲  
舉鄉飲郡守亦公冕躬詣懇請僅一赴成禮而  
已益脩締故穴正太史近山童封君墳山高致

君東園金山人蔗泉皆以詩酒娛悅結亭泛艇  
徜徉湖山悠然樂也雅不好治生舉貲於人往  
往見負不較久乃漸廢落吾母以為憂府君曰  
義利不同途富貴不兼得既自勉遵禮義顯有  
榮稱即富厚非所宜擅又嘗謂某曰兒往試吏  
得無私家是恤故廬無恙薄田不乏朝夕無庸  
增益慎守節廉以求終譽暮年之奉不需汝為  
給也悲夫親誠無藉祿養不孝竟不能躬奉左  
右承一日之顏豈所以其為子職哉府君生平



樂易犯而不校喜稱人之善不顯言人過失雖  
訓諸子亦無暴色嚴聲吾母又以慈愛相之家  
庭之間雍雍如也與人亦卒無忤史稱敦厚慈  
孝君子長者何以加焉吾母以己亥七月歿又  
七年當嘉靖丙午府君與客夜泛舟渴飲湖水  
遂患脾泄不起某守廬陽委身公家湯藥不侍  
殯歛不親終天之恨忍言哉忍言哉詳見督學  
憲使豫陽田君所爲志中始嘉靖丙申先皇  
帝以祀天覃恩封南京工部主事母曰安人

隆慶元年今上御極詔例得加贈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曰淑人誥勅  
褒嘉兩詞粹美人謂當其實貝云



奚囊遺餘卷之十七

奚囊遺餘卷之十八

祭文

祭包孝肅公文

廬郡本宋龍圖學士孝肅包公故里城南有讀書臺土人呼為香花塾莫詳所自公圖像告身畫為在焉其始至謁像既訝其大異昔聞復厭遊觀者會飲歡呼褻狎非禮乃建亭堂前奉公於中令不可狎既又題其臺曰流芳為文以祭之曰嗚呼天下事以意想擬人必失其實以憤



激稱名鮮得其理公風裁勁節歷世世罔不企慕雖愚賤童稚皆知之至繪圖貌像則備極竒恠今覩遺像乃清雋古雅殊無異於人人議擬公行輒取廉刻深文發姦擿伏至考其實乃敦大體黜慘酷殊無戾乎中和然後知習俗所傳皆曲億深索激於時者也宋以忠厚立國其敝也流而爲弱縉紳雍容相諛悅公獨持骨鯁務尊主庇民不爲雷同附和以坐鎮流俗故天下取立懦廉頑之意獨以嚴厲歸之而畧其博大

流傳既久匠氏務極嚴厲爲狀差溫雅卽慮弗肖宜乎竒恠之形嚴猛之政愈傳愈失愈遠愈信且堅也公嘗䟽戒天下觀察使務存體要無事深求焉有以此倡言朝著顧自食其言卽是可以槩公之行語云夷齊不念舊惡聖人不先介而亟稱其量懼未覩其全也則天下未及覩公之全亦久矣余忝刺公郡仰公汗顏敢因蠶測用以爲質英靈不昧尚默啓所蔽以陰惠公里也



重瘞古塚文

嘉靖丙午仲春廬郡東北郊盜發古塚二弃骸  
穴外易材於市吏逐得既正典刑仍爲治棺收  
瘞故所郡守其遣大使朱希持酒肴祭而慰之  
曰吁嗟乎何人世系無傳生當何代壽夭德凶  
男女富貴杳不可知顧茲封砌完密材木堅美  
應非常人豈形生猶豐盛之年終嗣絕在衰微  
之後已致慎乎葬埋遂厄窮而莫守邪荒原蔓  
草上下牛羊常祀久廢濡雨隕霜已足爲生人

之憐傷矣又以土人悖戾罹茲慘慝啓枯朽於  
黃泉暴泥砂之白日彼誠見利以忘害幻軀既  
委其何恤莫謂生前之不修實亦廢興之數值  
也守念政不格於頑悍因之熱中然尤情難恣  
於同胞重爲泚頽今來瘞汝庶幾有知歎此憫  
惻永依原魄無因爲厲

祭長姊文

嗚呼悲夫茫茫天道果可測邪福善禍淫栽培  
覆傾夫順以信天人祐助稽古斯言皆虛語耳



不然孰謂秉德如姊不俾之壽又孰謂有子克  
孝卒無應耶方吾姊在室余諸弟妹皆幼將順  
寒燠怡吾親心書史伎藝成吾親教撫翼同氣  
濟弱扶穉均吾親愛遺惠種種并而于歸流涕  
牽衣情傾少長乃今二十餘年吾弟妹時時興  
言猶酸心不已孰謂吾姊奄逝永隔幽明吾弟  
妹摧裂肺肝攀號可但已邪往年先安人見背  
余自南水曹匍匐歸廬吾姊每慟哭欲絕既而  
積氣沉鬱宿中乳毒乘哀毀卒發時召醫者有

難色余竊謂吾姊以孝思得之雖厲不爲害胡  
爲乎天不監于孝女竟以殞其生邪吾姊有二  
子皆穎敏純恪比侍疾時刻不離躬極勞瘁乞  
醫投餌籲天變食甚至吮吸潰積剗肌體爲飲  
以進經年如一日余見之未嘗不咨嗟嘆服謂  
其必能全母胡爲乎天不監于孝子竟無益于  
死邪嗚呼悲夫藥藤療風石英全患姊之二子  
宜無愧于斯人天果不可測矣德基五福賢者  
永嘏姊之仁孝夫何歎于斯言理果不足信矣



天不可測理不足信信乎吾姊宜天也余何忍  
言余何忍言惟德在人不朽惟子顯親不死孝  
慈溫惠無間尊卑威鳳伏龍佇見翔者翊茲天道  
在遠猶邇吾姊得自慰于重泉而亦弟輩藉以  
少慰哀思者也

祭朱母文

梁分厚裔吳傳茂族令澤潛流芳華煒郁時凝  
坤載迺滋巽育誕啓玉儀朗宣蘭馥教崇維四  
藝精踰六是異凡媛是基永福好逑君子卓哉

元谷志並鵬騫道隨龍伏疇能由慰頓輕榮祿  
天禡其倚天心柏舟植節明義振蠱承休紹揚  
先烈貽厥孫謀孫謀允藏彰志闡幽秉心搗藻  
石介川流式爾前徽壯于帝猷方隆遐祉奄  
逝莫留萊雛失豫報劉養弃靳茲生榮遺之隱  
施嗚呼哀哉維天難測惟命不易聚散如然死  
歸生寄夫復云何所畏不愧宜家者睦明分者  
智節凜者自教成者義有美克家亦終繼志永  
慰重泉冥冥不昧



祭魏令孫禹麓文

伊會稽之名岳實神禹之舊疆帶三江而襟海  
誕聖哲而興王緬自昔以逮今紛懋實而開芳  
嗣孫令之挺出殆鐘靈而降祥蚤誦法乎典謨  
振清響於琳琅趾白駒之優游指青雲而激昂  
鳳穴英飛於桐嶧龍門角奮於桃浪劔光騰於  
出匣錐穎脫於處囊臨沮作宰惠此魏方允恃  
允怙爲紀爲綱歌聲聞於武城花陰滿於河陽  
飄仁風於畿輔馳妙譽於巖廊列宿以禮曷挽

其光貿易罷鄭人之市大音絕單父之堂翺翔  
未離乎叢棘蔽芾徒味乎甘棠嗟哉哲人罔不  
盡傷余昔射策同舉於鄉飄蓬久歎於契闊彈  
冠初慰于相慶僅十年而一遇不再見而遽亡  
苟徇善猶難測人何恃於彼蒼若夫脩短命定  
於不易又奚恠乎不俾之壽臧嗚呼禹麓身天  
名揚樹儒績於明時托不朽於文章已多取諸  
造化復何憾乎靡常越嶠雲迷漳河水泱悠悠  
旅襯孤寡相將縱遠觀于聚散情胡忍于頓忘



薄卹爾後慰爾冥茫未訣臨舟雨泣數行  
嗚呼余聞弟之變且三月矣每念至痛不能  
言憐余者曰盍宣諸詞以舒其悲余旣無以自  
解乃述哀衷而寄奠曰伊河洛開吾宗之源兮  
入西浙而派分世種德而累仁兮紛內美而脩  
能三台孕秀而鍾祥兮迺佑啓於後人嗣吾第  
之始降兮屆昌裕之嘉辰表文明於威鳳兮侈  
聖瑞於仁麟傳六經於四聖兮諳詩禮於趨庭

載五車於二冬兮煥綵華於高文遂脫穎於鄉  
闈兮尋射策於楓宸旣簡注於巖廊兮亦  
流譽於縉紳托鎖鑰於東關兮念地阻而遺親  
寧踈迭於南天兮甘祿養以娛心除戎噐於武  
藏兮掌三鈇以持衡品藻允諧於庶職兮董正  
克振乎五兵旣黽勉於官箴兮左兢惕於檢身  
羽翮奮於漸鴻兮溫恭協乎謙亨胡禍善而夫  
賢兮奄膏銷而蘭焚鄙余浮沉於冗賤兮再握  
符於陽平第方奏最而還轅兮暫把臂於衛濱



折津桺以牽思兮傷朔鴈之離群風雲期盛世  
之績兮湖山訂晚歲之盟胡在耳之未忘兮竟  
永訣於云云嗚呼哀哉繫白髮之在堂兮遺弱  
息之零丁悼孝友於九族兮懷仁厚於鄉評悠  
悠旅襯歸何日兮山城鬱鬱故壙藏何處兮幽  
扃恨撫棺之靡及兮時浪浪以沾襟媿脫驟以  
爲賻兮聊束芻以寄忱諒有知能諒余兮庶來  
格於冥冥

祭顧方伯六泉文

維天之道虧益無私維聖之訓禍福有基常理  
如然今也何稽謙謙君子展矣醇儒開芳振玉  
實赫聲蜚脫迹鴻遠筮仕雲司遵彼三尺詳於  
五辭出守清漳千里保釐仁澤覃被清譽遠馳  
乃持邦憲文教敬敷起衰崇雅雨化風熙翱翔  
藩臬秦楚雲霓四國是式一節靡渝載陟東省  
漸騁天衢胡弗少延隆棟遽摧豈厭溷濁潔身  
全歸抑有定命脩短莫移殃善覆栽厚積薄施  
天誠難測理亦難知國嗟矜式鄉悼表儀矧



我姻契誼重心悽陳詞侑觴敬祖靈輒冥冥不  
昧洋洋格思

祭孫柳西文

猗與封君周文之裔散處吳中雲間流寓  
與驅逐編戎入蜀歷世累仁含光守璞或宗夢  
得蘊藉詩書或承思邈醫隱閭閻迨公崛起克  
濟世美庶人在官冠服是被流賊紛擾所過靡  
遺義激諸鄉宣揚武威萬家如堵五里無虞粵  
歲戊子綿漢大侵奔殍載道泚頽酸心闕地給

力惠沾枯骨冥漠有知何以報德篤生令子蚤  
奮天衢詳刑西省剖竹邦畿 巖廊重望 朝  
野清譽惟 帝念功推本自公 龍章再錫進

秩荐隆鼎養方盛生榮未既胡然厭勞奄忽仙  
逝嗚呼哀哉魄寢柳西計聞恒嶽君侯奔號士  
民悽愕嗚呼哀哉掩骨曰仁禦難曰義陰隲既  
厚明功亦試輝煌紫誥亦既食報榮壽及稀繼  
述克孝桐岡鬱鬱佳城屹屹梧月松風相將窳  
窳生順歿寧胡弗安擇其托交令子誼泰同遊



仰德有日執紼無由誠無不格我心悠悠

祭劉安人文

毓德世族夙稟淑姿作賓賢雋式慎壹儀蘋蘩  
禮肅琴瑟家宜佑翼鴻舉奮迹天達翱翔郎署  
澤國保釐載陟臨邛邦憲是司敷歷中外靡往  
不隨處貴思約不驕不移事無攸遂勞罔內虞  
人知克相 帝鑒孔徽翟冠象服玉燦金輝躋  
榮方茂食報未幾胡天不融乘化遽歸蜀山岩  
岩易水瀟瀟夫君嗣子日慘心悲某等分同寅

雅情其淒其遙將薄奠陳此俚詞

祭張封君文

紹世德於故家聿潛脩而誕發浮菁華以藻飾  
湛禮義爲輓軌贊郡政兮爲郎眇暫試兮錐末  
蚤厭籠樊超然從脫盼桑梓兮徜徉孕桂蘭兮  
芬馥多畜啓兮詩書義方授兮英傑尋挺出乎  
白眉侈大來之朱紱譽振兮雲司名聞兮 鳳  
闕恩錫褒封兮輝煌綸綍養遂鼎裊兮委蛇闕  
閱無筵翻兮編衣省闈駐兮憲節正悅豫兮未



央胡嗟生兮大耋其等托交令子計傳悲咄遙  
致薦兮芬芳望冥靈兮淪忽

祭蔣僉憲環山文

嗚呼士君子寄形宇宙凡砥節礪行確不可拔  
者心能自盡其顯晦得喪紛不可定者勢固難  
必是故隱約能安盛滿不溢惟順應之不遷迺  
御動而常逸嗟嗟環山胡然不憚蚤脫穎於衡  
茅飄仁風於劇邑繼鳴珂於郎署凜紀法之脩  
飭爰秉憲於滇南再分符於川北侈彼豸繡舒

我胸臆方將屈指功名等之何有詎意轉盼妍  
媿如斯莫測夙以虛羸因之憤抑貽戚孔多返  
真何亟果自信之過高豈未達乎通塞嗟嗟環  
山胡然罹厄諒有生之脩短本定命而不易信  
有來其必往總生勞而死息悟萬有之皆空奚  
隨感爲欣戚惟有子爲不死惟令名爲不忒永  
以慰於沒寧亦將解於生惻

祭周母文

夫女德不外見不於其夫則於其子是以表坤



順者與其承乾式母儀者本諸賢士惟茲純懿  
夙成於名家作配克媿乎前美蘋蘩知婦事之  
宜紈綺戒冶容之侈夫君得助而內顧亡憂嗣  
賢有托而忠勤是矢已迺倦遊節鉞奉鼎俎於  
北堂競秀芝蘭娛桑榆於錦里方永日以祈年  
胡珠沉而玉毀余輩服官巴蜀久企家風傷素  
娥之歸月慨婺曜之墮空遙將牲醴用寄哀悵

祭李封君文

太行璞韞沁川珠耀誕發清標世德克紹總角

攻文弱冠味道彊記博聞精研深造飛藻奪目  
說詩解頤黌宮萃拔月旦里推自勝者學不偶  
惟時晚膺宿薦寔匪心期幡然龍伏後人是啓  
明允名家長公濟美甲第英聲掖垣芳軌朝  
無闕事告有嘉猷蠶叢遠使澤滿西陬孰匪隱  
施如源見流祺壽未央 褒封甫及宜臻遐紀  
鼎養三秩士永師資民留表率胡命不延返真  
孔亟其托交令子企仰淵源計傳心測執紼無  
緣束芻萬里歆此不虔



祭郭聚菴侍御文

嗚呼何木非材喬樹凜其凌寒何士非名特立  
嘉其峻節伊惟雲中之彥允出儒林之傑穎異  
聞於垂髫天固縱之睿哲蚤鵬奮於鴻達試牛  
刀於鷄割肆花縣之聲蜚歛蘭臺之萃拔始霜  
清乎畿甸繼春衍於蠶叢鸞車照水隼翮搏風  
表正旌良而仁賢有恃繩回殫惡而狐鼠潛踪  
遠甘却肥粃水齧蘩採辦不避火煙嵐腹食恒  
忘於勞劇松柏比其志堅天日照其心赤宜荐

登於華要庶骨鯁於 楓宸何風淒而雨泣奄  
鶴化而雲乘某投分既晚傾蓋方新蘭心易洽  
石介難倫乍黯然於訣別遽永隔於幽明敬楫  
辭於里第紛涕泗之沾襟

祭方室王孺人文

毓德世家淑姿誕啓耀彼瓊璫鬱若蘭芷施衿  
結禱作配君子締綌既閒蘋蘩是擬戒於攸遂  
遵茲婉孌君子儒紳翱翔上林出倅南粵翊懋  
官箴芬芳五桂燁燁森森爲婦爲母克儉克勤



肅肅家庭雖雖瑟琴既裕且榮承謙履約厚集  
休祥長垂矩矱食報未幾遄還冥漠石瀨悠悠  
雲山磅礴崔嵬佳城仙靈永託駟輅即路酌此  
清酌眷我姻誼洋洋來格

祭郭封君文

含章緼璞樂道凝真韓陵雲履洹水葛巾豐藝  
多材沖曠軼倫人倚爲玉德飲如醇姻族雖雖  
里閭恂恂皜皜霽景煦煦陽春介石秉義博愛  
敦仁儲靈毓秀佑啓後人篤生太宰爲國純

臣鳳池染翰

天部秉鈞任隆列辟

寵溢

楓宸器使允諧贊翊維新望流知源隱施在民  
鼎養未艾奄謝紛塵嗚呼哀哉孰生匪榮表德  
恩綸孰歸匪全耄耄是臻喬樹在庭叢蘭生生  
樂哉窈窕長夜棲真衛秦緬邈執紼無因楫詞  
寄奠洒淚西津

祭朴齋李公文

天植樸茂不斷淳龐允有剛毅亦克慈祥恤難  
給貧勸善抑強教刑於族善蓋於鄉篤生賢嗣



教以義方策名天府邦家之光計曹振譽文  
部晉陟品藻清濁衡懸水澈蓋其始教於家也  
累仁集義猷畝而期廊廟之業繼成於國也開  
芳布德簪紱而敦泉石之節方渭水不乏弘濟  
之謀猷在商山奚啻逸民之高潔雖年齡定命  
之有數而功業已託於無疆俟勲庸之煇燁皆  
隱德之滂洋宜瞑目於泉壤慰純孝之盡傷仰  
賢間於百里致哀悼於一觴

祭封君靳公文

山鍾道脉川發靈隅茂開人傑間氣夙儲在魯  
日濟謂蜀爲眉明允拙起獨負恢竒規爲弘遠  
運智知幾誕啓二難玉潤金輝長公穎脫命世  
鴻儒仲亦冲舉步武亨衢翱翔南北岳牧聲蜚  
有隕自天金章紫泥里閭赫奕簪組委蛇懋  
臻孝養永介壽祺豈其仙蛻終與世辭嗚呼哀  
哉才匪不施視彼田廬矧茲嗣賢勲業未涯德  
匪不酬安享耄期亦旣寵褒祿食久綏高朗  
令終造化爲歸笑謝塵壒寧復嗟咨某早從伯



子附驥以馳微垣表率藝苑師資蘭心孔洽芳  
軌莫追分均猶子遠計酸悲酌酒東嚮侑此蕪  
詞

奚囊蠹餘卷之十九

書

寄沈廷尉

廬郡僻在淮西六安充偏西南當荆舒汝穎間  
士故鮮儒術 國朝開設州治建學立師百七  
十年于茲文教誕敷衣冠儒雅彬彬接踵民間  
靡然嚮風矣頃侍御馮先生奉璽書來董學政  
適值荐饑刺史將發粟賑窮因取公田歲租周  
諸生之不給議既允行且圖為可繼之業謂田



係之公非民所得私亦非官司可得專也政之  
公者莫學校若其以田係之學永以爲諸生之  
需乃檄郡悉查得先守林華所置書院田二十  
有一石在州城之北州守鮑德所沒入民互爭  
田十有五石與前田稍北而近凡入租石百二  
十有二預發所積易材鳩工建倉于學宮之東  
以俟收積計所宜優卹諸生定其數有差掌之  
學正歲終籍其出入盈縮聞于郡議成僉謂宜  
請文勒石以紀其事仍核田之四至爲圖附于

碑陰俾後有所考以爲有司勸學養士樹之風  
云顧文以信遠文傳則事亦不泯立言之責在  
門下不可辭也敬走役臺下伏冀俯念斯文特  
濡彩筆庶嘉惠後學之意表彰不窮而六士誦  
法明訓歷世世亦無窮也

寄謝巡臺

頃得邸報伏蒙謬取不才上塵薦剡法本激揚  
詞多誘掖感激何量竊念少困蠹魚旣乏鄉曲  
之譽長淹泮水尤鮮麗澤之益僅飾章句見收



甲科一試水曹三司法比十年卽署祇自蹉跎  
千里封疆何堪簿領顧茲鷄鶩雖眇志鴻鵠于  
雲霄駑鈍未疲企驕驕之風電若失足于泥滓  
而恣口于稻粱非唯不敢亦所不屑也頃者荒  
穢初治節鉞遙臨隼翮橫秋唯驅燕雀鷺車照  
水不及淵魚表率群僚整齊庶政某分當奔走  
之末仰承師帥之餘驚惕四知持循三尺頻年  
苦旱雨不隨車萬姓其咨春慙有脚徒恃孔叔  
守已之義遂冒仲儀便人之稱况乃事上禮踈

防身氣直在鳥非善鳴之鴈處卉豈附樹之蘿  
自分沉淪何堪汲引豈期海嶽不棄滄埃遂俾  
槩鉛誤蒙鑄造取以充數已爲過情列之首行  
尤難服衆士元拔十得五故逮凡流梁公備藥  
籠中兼收常品此大君子包荒之雅量門下吏  
意外之竒逢也更惟今備末屬逢迎之敬獨簡  
昔廝同朝殷勤之歡未協先容無地後效難期  
遽累至明特垂心賞比中丞之得唐介時赧面  
以自慙若陸亮之負巨源敢剖心而爲誓深諒



敬侯忠度固不以知感爲重輕竊懷鞠詠心知  
詎敢昧玉成之德誼肆陳愚悃俚澁不足展宣  
干冒威嚴慈仁尚祈鑒察

寄劉沂東侍御

某吳越瑣材衣冠下品也無技能取譽鄉曲仕  
爲冗賤浮湛莫可表見逮守荒僻幾欲少盡生  
平竊高穎川渤海之行砥節首公拯災卹患不  
憚勞瘁凡以仰承 國家爲民任官之意然而  
識鮮通明行多峭直竟何裨於元元徒取憎於

尊貴幸辱門下越拘攣之議任偏私之見謬垂  
心賞直取鉛刀魚目欲令增價連城豈故好僞  
無深識哉必將有誤塵冰鑑以爲斷犀照乘不  
是過然某豈其倫哉傳聞薦牘所署若將等龔  
黃而上之每一念至未嘗不心忤顏赧跼踖難  
安嘗聞管子鮑叔知我之言豫讓身殉國士之  
遇謂人生相知古今人何不相及自今視昔宜  
無不相及顧報稱不知何似耳久處憂痛無由  
一申鄙悃頃聞少枉相途暫試畿輔西浙密邇



清化切欲匍匐行臺緣初春終制入夏多疾情  
耽丘壑心憚舟車不克適往偶便預啓通誠臨  
楮馳神惟慎綏台福

寄韓司馬苑洛

頃白水溫令以公所撰新城碑文送閱懸之中  
堂莊誦數過其間論虜勢強弱適當鄙心夫元  
以瓦居火食將惰燕安之懦當太祖練習百  
戰奮迅精銳之雄若猛虎驅群羊不待覩影聞  
聲先已奔命恐後迨成祖三犁虜庭亦席餘

威震讐彼積衰固難遽起也今種類日蕃自

英廟北狩以來百有餘年本以禽獸驚鷲之性

習食畜衣皮之俗彼益驕驕此方厭武兢兢自

保不給寧復望一二祖勲烈哉宜不當輒與較

武即郡邑村鎮城守之計何可緩乎白水城中

公衙之外民居不數十戶關外乃反十倍方虜

犯宜君僅隔一山心竊危之故倡率吏民躬為

畫地分工閭閻歡欣子來僅月餘竣事緣彼所

畏殺掠在虜所恃捍蔽在城順人情以利導故



覺易然何敢引以爲功猥蒙稱諛不置祇增慙  
悚又嘗步入山後於小秦嶺上度得峻削處路  
所必經而四面陡絕因鑿斷其脊爲深溝架木  
爲橋橋南壘石爲券門門左列營房數椽置弩  
兵五十人遇警但抽橋張弩可保無虞惟黃龍  
堡濶遠坦夷無險可據賴北有九溝稍剷挖疏  
濬胡騎即難奔騰念非道屬已關行矣前書謂  
臨晉夏陽昔險今夷要昔承平歲久人樂行旅  
之便無復深遠之慮爾道體康寧由日土天有

意斯文

聖君久道化成

聖世多壽誠然若

曰其有小惠境中亦能滋益遐祉未敢承也

寄翁冶山郡伯

暫還無幾值春雨連綿南望樸堂渺渺與峯雲  
樹只尺千里會不得數非我心也津亭別來懷  
思轉劇居人念客將無同之憶昔冶山嘗借伯  
生訪我悟空禪林談及一時朋好謂朝鳴魁岸  
英爽可屬大事子春清雋和厚必躋顯崇良用  
強毅質直節義之士余拙鈍非所及倘寄以民



社當不失爲循吏伯生雖自負惜骨相非爵祿  
器也言猶在耳三十年間伯生已化爲異物邵  
許咸致位藩臬駸駸盛矣虛岩上書忤旨罷  
諫垣歸冶山底績廣平乞休故里彼各在離隔  
而兩人者得其蕭散湖山適情游藝娛悅桑榆  
之景累仁集義敦篤故舊矜式澆噐之風則固  
士林鄉曲欣欣羨慕謂不可及也何乃因小有  
言遂成絕跡僕竊以爲過矣君子以同道爲朋  
固不輕易定交亦不忍情中棄小人則勢利是

圖故易親易踈今數子皆高朗之士其始磨礪  
於布衣常帶之時非文藝相觀則行誼相勸已  
而仕國彈冠結綬赴功名之會尊主庇民致蹇  
蹇之忠並翱翔道義之林無所謂勢利奸其中  
也今二君之忤也豈有壟斷可登勲名可獵相  
競不能下哉不過論議偶殊各持一見務以求  
勝靜言思之祗當發一大噓烏用喧喧較論效  
賈豎女子爭言束髮投分今皆白頭片語參差  
遂爲吳越人將以此窺二君素養矣矧時俗下



趨友道大壞齊民後覺方引領側目視賢者爲  
矩矱忍自處靡薄致風俗之益偷乎遠則許邵  
聞言必驚詫不遑寧近則伯生有知猶睜目於  
地下僕誠忍不盡言誰復爲二君言者人去既  
以此意解於虛岩而充諄諄爲冶山告願修舊  
好息間言安朋儕之心毋爲後生所指  
而止上內閣時事

某竊祿關中無分毫裨益兢兢奉法循理供役  
困斂錢穀是司所關心過慮者亦僅僅計量盈

縮攝事兩月見其中有關係安危分不能轉移  
者輒敢直述一二奉備採擇倘蒙垂察而留意  
焉實西土之幸也謹按秦中八郡惟西安鳳翔  
漢中猶爲善地今錢糧出辦亦全賴之延安慶  
陽平涼臨洮鞏昌皆密邇虜患民窮土瘠額征  
錢糧拖欠累歲雖嚴刑峻法終無定期以是貯  
積空虛軍需每缺一難也近年自增絨服之供  
歲率費銀六七萬兩正項織造銀不過萬兩餘  
皆補湊欲加派則良不堪那移借辦每每不繼



二難也邊境素無畜積虜已熟諳往年犯涇邠  
犯鄜延入中國數百里不厭其欲獨垂涎涇陽  
三原使虜得逞即大防撤矣防守固不可一日  
懈今額該給軍之資京運歲該七萬餘兩秋防  
正急戶部尚未發解萬一軍中脫巾內變可慮  
三難也境內各王府祿糧秦肅慶雖漸加於昔  
數猶不多唯韓府宗室日繁歲供至十二萬兩  
積欠至五六十萬兩每歲以諸項湊補大略十  
僅得五兩饑號寒含怒畜怨上年已擁衆辱撫

院毆郡守矣此後不處將不止是四難也四難  
之中韓府之事尤亟往年題有 欽依闔省贓

罰皆聽截補祿糧今部劄紛紛猶謂各衙門贓

罰不許存積上納事例不許停留悉以解部是

絨服軍儲祿糧所謂奏補者何賴恐各鎮官軍

之變韓府宗室之變不在數年之外也今撫按

以皆有續奉 欽依不敢抗疏隱忍釀禍異時

誰當任其咎者至於各邊兵威不振蓋自昔已

然今幸虜入無所掠欲有所掠必在深入深入



則往返途長人畜水草不利失不償得頻年虜患不大以此若使連營大舉各鎮之兵必不敢櫻其鋒始至惟擁兵傍伺出掠輒引避自保迨去又徐施其後求免損軍折將不蒙吏議是幸然虜猶計慮萬全知有兵也稍知忌憚但不宜分各鎮之力使疲勞道路有入衛京師之名失捍禦諸邊之實也今各邊旣分兵入衛必抽腹裏之兵以補缺額腹裏旣虛又招兵以益防守於是遣發有盤纏之費動調有行糧之費招募

有供裝之費一軍數以千計即費以萬計是調兵募兵之議起而邊境腹裏皆困矣今幸時事漸康莫若遵復祖宗舊制盡撤調遣之兵稍俟二十年前事規責成巡撫兵備官各將所在衛所嚴行較閱力不堪者易以壯丁數不足者聽其召募務足原額技不精者立法教習務令精強始於京師達於各省民間團結社兵如浙省近日之法責令有司覺察聯屬其心有警則軍民併力驅勦勢果不敵就近調發庶幾人懷內



顧家自相保較諸自遠調征若秦越人之不相顧也固不同矣今請罷入衛之議職已上於撫按倘幸得請即每歲可省數萬費恐終隱忍未敢明言且邊兵始抽於營聽擇良馬輒以疲力易之名曰捨兌臨去屬其妻子於人即爲其妻爲之子名曰提養捨兌行邊無馬矣提養行兵無家矣公法人情兩不能堪妄議謂宜留止入衛之人令其攜家帶戍遂室家之願於彼收糧扣此原衛之供可以別募一役無復更番之擾

馬亦就被查給可無捨兌之弊兩地皆得克實營伍人馬獲免道路疲勞似亦一策也

寄張臨溪都臺

得接尊論仰辱愛念卽同氣至情不足過是鄙陋何當屏居半載自分寒薄之命無通顯之望雖知厚當途寢寢嚮往有地輒罹意外之讒時行復尼終將奚所希冀而猶策旣蹶之足飾已倦之羽邪擬入山之深無意人間事矣繼思束髮仕國三十年君臣大義忍不分明而去宰執



臺省共施再造之恩士爲知己死何敢忘國士  
之報遂翻然出門冒暑入秦不敢自惜顧憤心  
鬱氣一病瀕危急切歸思遂不可遏夫士之仕  
也猶浮舟也進則進否則退不幸而遇淺阻徒  
費篙師之力不若勇退免風波之險也再疏具  
如別幅伏望轉達銓部得賜優免幸之幸也生  
死肉骨之恩也如必不然將投牒過往甘擅離  
之罪必不攢眉俛首重足坎壈之途屏息嗟伺  
之側忍辱以延眇小之榮利也前書語及是非

毀譽念公方總持紀法紛紛論議皆將取決於  
隻字片言竊疑尚有未破之惑不敢不罄胸臆  
以求事理之當夫是非者明覺之自然固有之  
智也見善而好見不善而惡出於天理合乎民  
彝太公順應之常也毀譽者將迎之偏見有我  
之私也黨同阿好逆詐臆不信物蔽其明欲損  
其智徇情滅性之變也吾心之明既有一定之  
是非自無偏駁之毀譽語云無毀無譽若毀譽  
亦是非之心則是煦煦亦仁孳孳亦義據流行



之似不遡原泉之濁也意發於心意乖心累本  
於是非之心出於愛惡之意萌動僅毫釐之差  
發見實千里之謬也人言君子指小人爲邪小  
人亦指君子爲邪邪正昭然在人耳目而彼獨  
不信則私意蔽之二說不可易矣竊謂君子亦  
指同類爲邪夫曾參雖不殺人固人情所  
有校人烹魚子產嘆其得所校人誠欺而畜魚  
於池非理所無也然則人以情理所有之非加  
君子欺以其方必且見信豈必小人毀君子哉

其二云賢必先覺是沉幾先物堯舜尚失之四凶  
三代以上固已難其人矣孰謂當今之世有能  
洞悉情僞而不惑者乎至謂人毋蹈可疑之跡  
必小有出入人乃增議無瑩然美玉而人指其  
瑕此言青蠅不點白璧尤不敢遽信昔直不盜  
金儀不盜璧二子之心非不洒然自諒其潔而  
卒買金償失甘受窘辱如此其汙也當是時有  
不薄其人而耻其行者鮮矣此豈微有盜跡而  
人甚其罪乎疑跡必不可蹈則是瓜李之蹊必



不可徑冠脫履解不得整且結也夫錢穀刑名  
藩臬所有事猶行人必經瓜果之叢而繁枝觸  
之蔓爬牽之不容不整結其間自以不動彘頤  
之欲則無媿矣豈能却所有事而瘝曠養清高  
之望乎是以必徑必竇科頭跣足責諸衣冠之  
儒也可乎不可乎又謂誰復似某之枉是信張  
而疑直局於所知而未擴昭曠之度非所望於  
高明辨論議之得失別人品之高下察好惡之  
公私定進退之權衡維持世道替翊盛明凶

朝野冀望不淺不特知已區區之私也欲因請  
益輒復縷縷伏惟鑒諒

上督撫公

近得通報獲觀激揚大疏舉措一出至公好惡  
允孚輿論片言隻字輕重不爽毫釐表正旌良  
光寵有踰華衮其材同樗櫟質類駑駘力旣倦  
於長途何堪鞭策任不勝乎隆棟誤辱斧斤信  
大造之鈞陶不遺纖細豈冗員之蹇鈍亦有微  
長不媿四知徒恃素心未變無聞五十自憐白



髮相侵每以棄置自甘何意引援猶及是使處  
身突奧得覩白日之輝濡跡泥塗驀遇清波之  
濯爽心快目莫知所裁自今伊始將慷慨激昂  
奮勵功名之途回顧碌碌非所能也欲循常守  
故羈縻升斗之祿愧心冲冲不忍爲也進旣無  
可仰攀退且猝乏善計斗筭其量覆餗是虞鹿  
豕何求林莽爲快薄田數畝敝廬一區眷眷故  
山時勞夢寐悠悠 天闕徒負 恩私此實知  
止知足之積忱不敢矯情飾僞於明鑒也孔懷

厚誼莫副心期永矢弗諉圖報何地

其二

恭聞海宇廓清竒勲峻茂光膺綸命晉陟保衡  
久上應乎文昌 春宮啓沃復瑞騰於天柱  
紫極輝煌申重巽於楓宸允荐升於槐位秩齊  
元佐表三台心德之同寵冠文班投千載風雲  
之會慶均朝野喜溢東南職等素辱鴻私猥叨  
屬末共濡波潤幸托二天時憶節麾神馳千里  
未遂樞趨之願倍增歡躍之私謹專後代申薄



將悃款極知鄙陋溷瀆崇嚴無任悚慄

寄孫蚤川司寇

曩者奉啓不度猥辱華札嘉幣惓惓愛念不減  
夙昔此非近世人情也一登樞要不問故人蓋  
仕路常態矧蹇拙踈略自宜見擯有道門墻而  
猶憐察如此銘心刺骨何敢忘之某自甲辰歷  
兩郡六省奔走二十年崎嶇險阻不知幾千萬  
里惟兢兢畏四知守三尺非有踔絕之行瑰瑋  
之才能自表見又中遭擠陷益畏縮不敢吐氣

伸眉獨懷枉鬱不平之忿時或顏赧發熱流汗  
接踵家嗣既夭幼子孤孫方垂髫未解人事素  
不事生產作業僅守先世敝廬無一椽半畝之  
益衰鬢秦關孑然形影時因秋風謂不動李鷹  
之思矯元亮之首豈人心哉欲借量移之便徐  
圖出處方今一二三同榜皆當路鼎峙片言出口  
聲價百倍所謂有力者當其前矣在門下豈惜  
舉手投足之勞也惟台諒之

寄毛介川中丞



伏自附驥迄今結兄弟之誼垂三十年屈指仕  
路十不存一吾浙稱最盛茲僅僅臨溪方崖蜃  
川與門下耳鄙人盤桓冗賤亦復覩顏其間追  
惟夙昔感存亡之異世惜聚散之靡常相見能  
無悽心頃訝鄙人非復舊時之態即衰索可知  
上不能立德與言遵孔孟之旨次乏殊偉之績  
藻麗之文聊自表見荏苒至暮何以爲顏猶蒙  
不卽弃斥寵以盛筵規之道論益誦習十年不  
如開導於一夕也豈無畏難遺於五寸而知非

尚冀於朝聞別來靜思旣喜且懼鄙人入當紛  
拏都下又將走晉陽上事瞻企光輝日遠不審  
嗣是尚得聞性命之奧示操持之訣否爾行次  
彭城使還預布悃款舟子復命尚圖申候

寄高南宇司成

昨冬服役晉陽聞報榮轉門下守正不疑屹然  
山峙於狂瀾波蕩中視浮湛流止略無介於真  
靜之體此豈近世隨俗就功名者可同日而語  
往年奔走都門數蒙見過又辱探以岐路示以



周行似若與意氣而維菹之惜蹇拙而矜憐之  
仰承道誼肉骨之愛惟有感刻年來朝政維新  
人情士習頤改縉紳間稍稍循三尺謹四維矣  
更得慎修恬雅如門下一二者宿同秉國鈞亟  
引賢良布列庶位即泰運可躋足待也某委瑣  
蓄縮自甘退保桑榆但庶幾一日爲熙皞之氓  
是願是快爾走役代候不盡悽悽

寄許茗山右使

頃還家不踰旬百務叢集如蠟所期放舟湖上

與野老劇談終日竟不可得惟候督府赴公宴  
因得一偕笑語回思省中歡暢何可復得冗中  
既辱留款別日復勞遠送攜來珍品遍逮同舟  
惠至渥矣感倍感倍行次丹陽不自意有晉陽  
之報如得在兩月前可無勞役顧不在五月後  
何從便得推正也天道人事如循環然極則變  
變則通頻年鬻官售級盡出權門賢人端士動  
輒得罪卽幸不譴逐亦棄置不錄誰能不受羈  
勒得騁康莊血汗鹽車困踣槽櫪凡幾何人矣



宇宙不平之氣冲霄貫日彼安得不及於禍乎  
今時事一新鈍拙如某亦欣欣彈冠門下宜益  
快意滇南知不必行但安意需後命耳

寄王鑑川憲使

歲月同心倉卒分袂彼以乍聞訕詈憤懣難堪  
雖賢達傍觀猶冲冲爲之不平况以身當之坐  
是草草爲別長途奔走歷崎嶇涉風浪則知驅  
命重外物輕既入武林故廬無恙老稚歡迎則  
知倫理可樂當官多戚已又泛湖登山時熙地

勝玩物適情較諸東池西局冠裳束縛前瞻後  
顧惟恐失官常招物議雖忘形二三知己猶謹  
相戒期無荒也則豈若此中葛巾芒履尋幽吊  
古脫然無愛懼乎彼擠排傾陷焉知非造物假  
手以貽優厚前此怨尤盡已霧釋冰消惟懷人  
感德馳神數千里之外不敢忘耳勉畱之報寔  
出意外顧跡危心怯進退維谷但亟自引退庶  
可遂初心免後議已專疏北去倘幸得遂卽野  
鹿適豐草之性倦鳥安故林之棲衡門之下樂



事偏矣青雲故人會無期矣猶冀惠問山中也

寄陸五臺

昔人謂人生相知貴相知心略形骸忘爾我遇坎窞不疑聞流言不信故管仲身負貪忍不忠之跡而鮑叔能諒其心以爲各有所爲百世之下語交誼不是過矣是所謂知心者邪其鄙陋迂踈省躬誠無一善獨兢惕四知持循三尺庶幾無悖官箴迺萋菲之言正攻其生平所自恃嗟嗟人情殺人市虎理本可欺則惑矣誰復諒

不肖之心如吾門下者哉都門經月每辱相過輒論心道故夜央忘疲甚者執禮過謙餽遺逾厚察門下之意真若諒其心畧其跡不減昔人知我顧鄙人無可見知每一念至未嘗不赧顏汗背感激銘鏤時刻難忘也別來奔走未遑寧不自意復有秦藩之役吹噓汲引知出門下居多行將冒霜雪歷崎嶇捧檄惴惴恐後南望故鄉能無兒女之念耶區區之意殊不能悉

其二



夏初得手教體念周悉既不淮令謝事又溫詞  
誘獎移文撫按以飾媿赧之顏且銷邪比之私  
皆非意念所敢及也屏居五月庶幾量移已不  
可得度 明命漸久又不敢偃蹇恣意不得已  
冒暑奔馳烈日紅塵之中經月甫至以厭苦煩  
懣之餘當登涉勞頓之極憤心病體兩不能堪  
嗟嗟五臺知耻自愛某亦嘗奉夙昔之教矣今  
將若之何哉左使之轉知出委曲造就敢不祗  
承但自以心怯行餒欲伸眉吐氣漸積宿之弊

振頹靡之風如前日徑直安可爲也苟且偷情  
竊祿自全生平賤惡不忍爲也晝夜思惟展轉  
至廢眠食以是病久骨立萬不容已再草一疏  
馳上更乞走見相公傳達苦難情狀必得優允  
放還幸之幸也某先人敝廬僅蔽風雨有田二  
頃可繼饘粥一子二孫二三年間向平事畢將  
黃冠白衲蕭散方外安往非適意處寧能俛首  
鞠躬視眉睫聽指揮以蒼顏白髮老人尚效小  
兒曹受村學究約束邪恃愛縱言及此然悽悽



無聊不堪之懷不能盡述也

奚囊蠹餘卷之二十

書

上存翁閣老

某頃以表賀闕下因得瞻謁禁中當宮殿  
鼎新之秋正天地泰交之際二十年來積習一  
旦改觀五百歲遇昌期斯辰允協某質慙桃李  
久玷門牆力本駑駘誤蒙鞭策維時歡欣鼓舞  
慶幸既倍於輿秉重以折節垂情沾渥更踰於  
分誼憶昔盤桓未退寧知天定無難繼今黽勉



不遑翻懼恩私莫副一麾廿載岐路何長數月  
再遷亨衢非遠矢心狗馬謹竭力於衰遲永念  
甄陶尚益勤於砥礪時惟報謝將言囁嚅遠役  
戒程寸心難已草率代候并上感愧伏願持天  
助碩德合垣耀而百祉隆長 聖眷同心庶事  
康而萬邦寧謐無任瞻仰感戴之至

其二

自晉投秦已歷春夏啣念國恩瞻依台範無時  
能忘迺畜縮囁嚅口欲言而不敢上達者將仰

體獎恬抑躁勵士維風至土意寧蹈踈簡之跡而  
不忍違肅清之化也今者門下秉鈞軸代絲綸  
已暮月矣始焉仁賢正士踴躍以喜繼而儉人  
駭愕以懼終之各得其所喜者益堅志飭躬懼  
者亦心悔面革今且喜懼兩忘士習定而風俗  
回往昔飢聞三不朽之訓門下一身兼之宗社  
斯文幸甚然某竊意門下尚有未慊於心者夫  
革苗有德而羽檄猶馳安民有政而瘡痍未起  
經國費則內外稱匱振軍旅則荆棘滋生誰謂



禁苑容與之嚴旋乾轉坤之運能頃刻而置於  
懷乎嘗見居肆之工十人所就一人毀之有餘  
十日之所毀未能亟成於一日也為政在人取  
人以身門下既誠心端本矣願優游以需成化  
急則煩苦而難齊敢以是代芹曝之獻

其三

恭惟

天篤貞良台垣康泰

聖心孚格相道

光明膏澤覃敷均節閭閻征歛廟謨丕振驅除  
江海頑冥華士習於既蠱之餘萃民心於思渙

之際勲名不朽治化維新曷任欣忭某踈逖冗  
員日惟引領率循錮陋時復懷慚妄意輸溷未  
消莫効豈能助獄纖芥空持敢附短牋馳候崇  
祉

其四

方竣秋防輒蒙改役久甘狗馬寧辭驅逐之勞  
素分拙踈不憚勤劬之補誓圖尺寸夙夜未遑  
荐辱恩私慙惶莫措伏念官名廷尉職在詳刑  
清欲如淵平瀕似石宜得習律令如朱博秉廉



貞若傳賢庶幾執憲可冀無冤平民亦以彌教  
委瑣多過忝竊奚堪卑恭不類釋之誰相引重  
經術如何定國自量無裨信雷電之章明不遺  
盆覆致陰幽之槁朽亦麗春陽敢不益淬初心  
勉期後効叅法比之末議時宣欽恤之仁感知  
遇之非常永砥生平之節謹候得代兼程赴

闕

直躬上悃誠

其五

兩領溫諭尋得部檄仰荷慈愛終不惑於讞詞

大造竟并包乎棄物 君天相地等高厚之難  
名沃萎沾枯信生成之有自 付心感泣稽首慙  
惶念其學術空踈命途蹇薄才非適用行每招  
尤一罹往歲煩言已甘退伏再邁茲辰誓言敢  
望優容方思初服故山恨嘶環之無日何意積  
愆累罪感垂鑑而不疑豈以任賢不二之公誤  
採寸長片善抑亦人惟求舊之念私憐益壯益  
堅犬馬有知猶懷報效迂愚無似敢昧生平三  
十年慎飭陋躬寧渝晚節十五任虛糜厚祿忍



負明恩謹自鐫銘莫申祝頌候代未能離任馳  
役預上謝忱外諭密事敢不仰承其人世居河  
西離省二千里而遠羈縻夷族部落萬餘衆之  
多往頗驕揚今已病廢積勢既重非可易圖且  
密邇疆胡本其種類苟懷異志勾引非難似不  
應泄謀於散漫難合妖邪借力於中國烏合柔  
脆也頃據川省公移言亦草略無當重大情節  
止聽口攀竊恐泛及衆而貽害遠何以安及側  
而保生靈即如其系出晉之陽曲誤稱漢之  
扶風昆弟三人謂爲五子語皆失實事碍施行  
鄙言或有可採乞下本兵熟計彼於兩地無不  
精詳議定速行寢秘其說不使風聲漏泄致啓  
群疑機事稍踈激成他變地方幸甚

其六

前月蒙賜手札不勝感激方訝時事之殊謂非  
聖世宜有已而得報乃知無情之人恣詆譎之  
口自棄冠裳之外甘心無忌憚之爲洪水猛獸  
莫喻其災北虜南夷寧比其烈孰謂聖世有



此我師身繫社稷安危天下治亂方今 聖明  
眷倚百辟歸心願順群情承一德副 先皇之  
付託開維新之泰運勿因私惡之言益堅夙昔  
之意天下幸甚大抵人生處世君子當其難小  
人處其易前此蒞事之人放言冥行治亂勿恤  
欲厭志盈侈然無復顧慮奚危懼之有今也中  
倫中度兢心惕憲往苦藏身之不密近增意外  
之相傾遭時遘會何積愆難諧平治不偶也可  
以想見操存之惴惴矣然盛德不孤天祐順信

相道既得斯文在茲普天率土喁喁想見太平  
彼蒼寧無意於斯世斯民者耶大疏至三至四  
有志之士皆解體功名各思自保此時爬羅搜  
剔俊乂者英雲蒸騰舉以赴交泰之會吾師亦  
何忍遽棄斯世斯民灰志士之心靳不朽之業  
耶幸垂意焉歲運稍早方以得效分毫何意霖  
潦驟溢至漂沒百餘艘糧數萬石軍亦多溺於  
水前此未有適與妄言會皆非常之災也雖知  
貯積不可減額獨念疲乏追賙良苦安得 天



恩俯察特賜蠲豁在部中恐不敢輕議爾

寄冢宰嚴公

某仕爲冗賤久乏功能歲易嗟咤徒慙廩祿頃  
奉雍秦之役已及衰遲夙懷兢惕之心忍踈砥  
礪獨緣迂愚無術益以質直不阿坐是取憎因  
之多口信若人言指謫即竄逐有餘幸仰賴衡  
鑑公明在隱微猶見察蠲彼私惡慈母釋投抒  
之疑洞悉物情容光照覆益之下破尋常之議  
示殊異之恩使旣涸之鱗沾清波之沃已摧之

朽回大德之生非木非魚能忘再造高天厚地  
僅比弘庥莫宣感激之悰願祝崇勳繁祉緬思  
報稱之日祇先鏤骨銘心顧宮鬱蕙之餘遂抱  
虛羸之疾疲馬非無高軒之戀局趣不前倦鳥  
欲安故林之棲羽翮難振謹馳短疏敢乞歸田  
詞本由衷情非得已仰祈垂鑒終望所成

其二

頃方具啓申謝卽有論劾之報積行不孚動干  
物議取譏乘負貽辱龍門罪死罪死然某之鄙



陋粗率非有加於前而感激振奮不敢懈於後也服役未幾防秋無警竊爲地方慶幸何意新進喜事反謂無事爲怯徒以一人之毀爲據不顧生平之脩積堪憐苛禮責人黨同求勝夫復何言三尺之童猶知有耻某誠不肖亦嘗克勵於君子之塗承誨於大賢之側矣寧能緬顏忍辱詆排至再尚不墜青雲之志邪濟濟在朝罔非夔龍稷契鄙陋如某豈有涓埃可以塵汚海岳敢塵大造垂神無已肝膈情私惟乞優賜歸田退保桑榆於兩湖三畝之間幸甚幸甚圖報未盡之忱山中無事不敢忘芹曝之獻也

寄余午渠憲伯

奉違良久南北渺然不能通問緬憶閩中旦夕晤語歡然忘形雖同寅結誼維均而吾兩人尤相厚善以共攝武平出入之踪跡政務之關白風晨雨夜之追逐兵戈擾攘之憂勞時靡不同門下精明練達博雅弘譽鄙人十不及一迺涵容誨迪使得苟延二載終掩其瑕以及于今皆



至德盛惠何敢諼也頃古原來按關中傾蓋如  
故當此議洶洶之時既體察其心任棘院使令  
之役又憐卹其病獎借維植直若惜涸鱗而亟  
欲沃之清波此豈借視於耳信風鼓柁若近世  
拘攣之見耶詢所由來皆出謬譽得閒常品藻  
之言深信不惑念鄙人何有片善寸長上塵知  
愛如此古原之還正防秋遠戍不及把臂青門  
遣役代送因附此代候緬想閉戶著書棲真游  
藝逍遙物外眇逐逐塵埃之人猶不暇瞋白眼  
近作以開茅塞

寄郭一泉督府

恭諭秋防事竣節鉞榮旋范老甲兵素制三軍  
之命令公騰以久宣單騎之威是以數萬黠胡  
竟遏南侵之犬豕然且重圖主將克全東伐之  
熊羆夾擊僅及於柳門祗清漢界窮追不踰乎  
明水何異周師彼鎮靖一矢之亡本期射雉在  
鄜延千里之獲幸已無禽喜動旌旄歡騰士馬



至德盛惠何敢諼也頃古原來按關中傾蓋如  
故當此議洶洶之時既體察其心任棘院使令  
之役又憐卹其病獎借維植直若惜涸鱗而亟  
欲沃之清波此豈借視於耳信風鼓柁若近世  
拘攣之見耶詢所由來皆出謬譽得閒常品藻  
之言深信不惑念鄙人何有片善寸長上塵知  
愛如此古原之還正防秋遠戍不及把臂青門  
遣役代送因附此代候緬想閉戶著書樓直游  
藝道遙物外眇逐逐塵埃之人猶不暇瞋白眼  
近作以開茅塞

寄郭一泉督府

恭諗秋防事竣節鉞榮旋范老甲兵素制三軍  
之命令公膽畧久宣單騎之威是以數萬黠胡  
竟遏南侵之犬豕然且重圍主將克全東伐之  
熊羆夾擊僅及於柳門祇清漢界窮追不踰乎  
明水何異周師彼鎮靖一矢之亡本期射雉在  
鄜延千里之獲幸已無禽喜動旌旄歡騰士馬



某夙塵末屬近被餘輝禮宜躬迓遠郊奉揚茂  
績適奉傳來成命輒敢遄行敬循自昔之規聊  
將不腆之禮專官代獻用表賀忱尚冀照存併  
原不備

寄楊朋石中丞

某自束髮誦習孔孟思欲飭行修詞進思徇馬  
之功退不失枕嗽之潔視富貴利達藐如也一  
入世網浮沉二十年生平意氣銷爍殆盡取嘲  
笑於山靈呼馬牛於兒稚壁之馴鶴甘稻梁秦

鹿餒芻梗循除伏柵人見其可侮可賤而不諒  
非其所樂悲夫何意高賢獨鑒其隱時時感念  
竊聞上書 新皇宜有微言大略足以格心意  
善政治昔人所謂剛毅正直守之以寬忠恕仁  
厚發之以義要在有所感格非夫倜儻矯異非  
常驚詫之論逞辨智以塞言責而已 天閣乍  
啓 王心中融未有定向不當汨以紛紜揉雜  
之言是非攻擊之口使玩易淆惑成不繹不改  
之習門下歷覽諸凡書疏能無意乎靜思及此



便欲鼓吻嚙毫一效區區而漕務敝壞至極殫  
精竭力尚無分毫之益寧能伸其意志爲芹曝  
之獻附有道之末耶慙悚羨服併切於衷適便  
附上興居中夏漸炎惟爲道珍重

其二

西鄙枉辱教札謂有棘寺之擬已而果然代者  
數易經年始得釋負再依龍鳳之光叨廁臯夔  
之後知皆門下誤憐樸散雅意栽培感愧感愧  
未幾出鎮再領重計寢食不遑未緣布悃預塵

愛念瑤函遠使開示肝膈言本蘭如誼同金斷  
鄙陋何敢當然不敢不勉五臺銳意品藻過於  
自信所論偏拘誠不盡無然瑕不掩瑜瑩然之  
本體自在謝請托絕朋昵不畏貴近不避讒嫉  
卓然以世道人才爲己任此其心真切果確可  
以質神明貫金石大略舉措當人心快公論嘗  
多一二謔異乃其篤信本心或誤中人言又未  
有逆耳力攻其偏者以是直行不疑因之歛然  
速謗不得免爾悲夫知人聖哲所難何獨求全



於彼哉略迹而諒其心欲何爲也假令善自爲  
計循繩守墨不激不忤奚不相容而必伸其意  
志如彼可謂工於謀國拙於自謀已往聞後南  
之日值歸德盜起輒爲檄走家僮入賊中諭令  
悔禍時賊亂已成家僮竟以遇害平生任事諸  
如此類今其歸吳初服故園盡捐物累有超然  
物外之意用捨毀譽應無介於其懷亦惟知厚  
信之不足爲他人道也

寄郭東野閣老

伏聞年伯捐棄祿養厭世仙遊門下百解  
式遵典禮某叨辱驥尾誼均猶子曷勝驚  
役西鄙不能匍匐奔吊積懷未安繼思封  
階壽臻耄耋備人間難得之福沐清朝寵異之  
恩在老伯固已忻慰重泉命世人賢功垂宇宙  
生有鍾鼎之養歿貽竹帛之名在門下復何歛  
於純孝也尚冀爲道爲國以禮制情上副  
聖皇眷倚之隆下答士民屬望之切

其二



往歲拜謁 禁苑語及被論謂幾欲爲某泣下  
某何人也敢當斯誼祗啣結於衷頃見邸報二  
三元老皆有煩言事出意外豈此 聖明之朝  
人情論議猶紛紛不可齊耶仰而思俯而嘆真  
令短氣悽心已聞溫綸留慰辭至再而 聖眷  
益隆則知上天有意啓迪 聖心猶將乘交泰  
之運垂平治之休也踈逖無已之心惟願五嶽  
同其高大一德孚於 聖神勿櫻箕穎之思共  
期眉虞之化 朝野瞻望均切非直厚昵之私

也

寄黃司寇葵峯公

某委瑣寒拙才本不堪致用行復不能隨時蹉  
跎冗賤垂二十年中遭宿釁之人橫罹不根之  
辱左官入蜀深切慙惶自惟投杼之疑雖慈母  
不能釋然於賢子矧分隔於尊卑跡睽於踈逖  
者耶服役臺下曾未幾何詎意薦揚之章謬以  
充數因之增價遂獲遞遷寔由臺下昭明博大  
越拘攣之見秉衡鑑之公誤信而不疑也閩中



期月出荆入棘曾不遑寧式瞻槐府未效寸敬  
已又歷晉投秦狗馬之力猶龜勉在途鸚鵡之  
翎已厭倦思息終知上負知人之哲矣茲聞榮  
躋八座寵並三台振起肅清之風贊翊維新之  
化天眷彌隆台祉駢茂矯首廊廟企仰何窮  
寄孫侍御

僕忝辱龍門托知厚於大賢十年矣非特感汲  
引之仁受規誨之益若尋常監察藩臬意氣相  
投而已寔仰企砥節礪行弘道績文有傳

才而藏之以靜具大受之量而執之以貞蓋中  
心悅而誠服竊冀不日躋華陟要將爲世道斯  
文慶幸何期道大莫容求全致毀聞報之日真  
令驚駭狂叫旣憤懣而難平卒嘔嘆而短氣也  
頃奉教札始知擧端在彼蒙議有由何言何言  
然毀譽無與於身心出處素定於命數達人遠  
覽當付之大嘯枕泉漱石攬經綸之具舒吟弄  
之襟官諸詞翰載諸方策所謂不朽之業以彼  
易此明公以爲孰軒輕邪僕與鑑川亦嘗被口



語每相對輒取以嘲笑吾兩人者固自相信  
明公能無信此兩人者邪屈於不知已信於知  
已古之聖賢豪傑亦僅以自解爾豈以高朗如  
門下有不釋然大嘍者哉俗吏多冗不盡欲陳  
伏惟鑒諒

寄黎樂溪叅伯

都門一別忽焉五祀受桀深情永懷弗諼劣弟  
直慙無術拙於處世進退及盤桓藩臬十餘  
年六省所經岐路崎嶇不知凡幾萬里歷緣難

割薄命宜勞每一念至未嘗不懊恨歎息終自  
哂而莫知所裁吾丈高朗明哲當位望之方隆  
輒抗疏以遠引何啻鵬搏鳳舉回視鳧群鴈隊  
就樊籠甘豢養直霄壤矣此中心愛慕媿服非  
敢爲佞也遠隔不知行踪向稽申悃慕承翰貺  
依戀彌增情不能縮地攜手傾倒積累之衷矯  
首節鉞川雲時時在望願爲世道斯文順綏多  
福

寄李麓南侍御



某材本委瑣行之䟽通冗賤盤桓蹉跎遲暮曩  
昔閩藩之役卽已厭苦自棄何幸獲遇明臺曠  
度海涵靈心燭照懸不塵之冰鑒持有定之瑤  
衡表正旌賢繩回瘴惡一時舉措誠快清議而  
愜人心矣鄙陋如某何意亦辱龍門是猶愛玉  
不必無瑕砥硤亦蒙善價掄材不遺旣朽撲檄  
誤登明堂身非木石豈敢遺忘每拊心注念未  
嘗不感伯樂之顧惜槽櫪之拘激切思奮而猶  
惶悚未能也昨聞再起蘭臺輒緘書都下至則

使車預發僅隔旬日悠悠積累之忱竟未及通  
左右自是力疾入覲卒卒東歸未幾復撫舊地  
時屆秋防躬驅遠戍川思旣晚餘榮寔本當年  
汲引懷德揣分益切惓惓遙想節鉞星臨所至  
春溫雷厲草樹回錦江之色輝光開玉壘之雲  
彼中士民曷勝欣幸某叨忝知厚百倍恒情願  
久遠師資日益錮蔽責任稍重愈見綿薄尚丐  
訓言俾得持循黽勉少副心期卽造就彌厚矣

寄楊虞坡家宰



恭聞令嗣首擢武科喜溢縉紳光增 廊廟文  
雄二傑萃集一門此宇宙清淑所鍾 聖世禎  
祥希覩可以驗碩德之格於天而積慶之昌於  
後矣遠羈嶺表不及撫趨門下又不敢以尋常  
禮幣溷瀆惟有欣躍企羨之心囁嚅難已爾某  
虛縻厚祿秩滿無績可考又以多病廢事討賊  
未即成功皆亟宜斥去仰仗優容題覆兩荷  
恩綸曷勝感激又手札責以大義益增跼蹐然  
豈敢推事避難忍忘報稱實抱犬馬之疾恐負

重大之寄死無益於事也頃已鼯勉東來造舟  
募士雖稍稍集終倚俞將率師南下屢勢順力  
全數日閩省兵船已入潮夾擊幸而功成則已  
萬一賊復西遁即省會雷瓊皆為危急造舟既  
不可坐費月日舟師不集則將領怯於航海非  
得暫借彼中見在之船何以爲目前追逐之濟  
計無所出乃敢疏聞先已一面移文彼中知會  
議者每謂但練土兵自可足用此所謂三年之  
艾在今固當預畜若借力求援以消醞釀之毒



則蕩滌黃硝之劑又急攻之不容已者也統惟  
鑒察

上內閣諸公

歲稟交承即已且啓馳謝入境諮諏特事山徭  
海寇縱橫四出獸聚鳥散叛服無常蓋自昔仁  
化之所不覃威武之所不籠由來非一朝夕而  
於今爲甚則以兵力日薄兵食相湏而頻年財  
用匱乏計歲入之數不足以供額設之需即有  
調遣又將何以爲計今海寇之黠莫曾一本若

頃徵三叅將之兵備四萬之費主帥不親統領  
衆將各一其心失律喪師損威虛費欲再整已  
無備矣不得已調取西鎮俞大猷前來暫攝東  
事頗聞將士歸心賊亦素憚日下理舟航括糧  
餉申嚴號令查覈行伍至日將併力滅賊不敢  
不殫竭心力仰答明命但茫茫巨海追逐良難  
成功與否不敢逆覩也某未諳軍旅况值衰年  
竊恐懷恩圖報之心不勝罷憊委靡之氣貽譏  
負乘慙負任使此某所爲薰心刺骨廢寢忘食



遑遑莫知所措者也尚望廟謨指授使知遵承  
幸甚

其二

某入境暫止肇慶專意東方二旬後乃抵蒼梧  
抵承明命恨不朝滅賊而夕就食顧事有難  
於猝效未敢刻期也兩廣軍務大略藉兵於西  
資糧於東東素無兵西兵又不習水戰故前此  
驅而出海者皆懦弱不教之人三參將各自爲  
謀原無紀律總兵官遠在潮惠漫不綱維曾西

醜類本吳平之黨桀驁有年出沒波濤艦舸之  
間尤極便捷以此素怯之氣加以不齊之心當  
彼慣嘗之雄共出必死之命其爲勝負不待智  
者而知兩被折挫悔何及已今俞大猷已全計  
欲萬全前轍是戒但須假之月日將爲不可勝  
以待之日下整搦舟師度賊又將東驚隨所向  
往嚴督併力視後舉爾某臨事無策極知非才  
惟有朴忠天日共鑒伏惟憐察

其三



待罪南粵憂危移日習見時艱詢訪故事信嶺  
表自爲一天風聲氣習曼異他處人嘗謂兩廣  
盜如落葉隨掃隨落蹊徑無光潔之日真切喻  
也良由滄海渺茫林菁深遠易以伏匿難於驅  
除人本恣悍株引勾連一呼四集又聚散倏忽  
暮而剽掠不知其爲民朝而耕犁莫辨其爲盜  
何忌憚而不爲然自明興以來假借名稱雄肆  
山海者幾十百人矣卒罹鋒鏑正典刑小者捕  
滅大者征誅率無苟延五七年者而卒不戒則

其性其習信殊異不可解也方今東省山獍水  
寇縱橫雜逞雖殺戮無虛日而亦不知畏其尤  
黠悍者曾一本頃緣主將不統兵偏裨持異見  
我軍氣惰虜得長技失律喪師本自輕敵寡謀  
非必賊有勝筭也此特聞已東驚潮陽本賊故  
穴俟其定泊然後可圖俞大猷力任其事將士  
舟航稍稍整擻一鼓成擒尚籌畫於萬全之後  
度此金魚鼓鬣終當就烹不足撥 廟堂之慮  
但西省亦苦山賊俞將之東也議者謂爲耘人



之田意不甚愜不知大征之費非二十萬不可  
近歲軍門糧餉不足供額設之兵二省貯積皆  
匱無已將請發內帑審時度勢尚落落難合  
斟酌緩急豈敢顧彼遺此蓋撫按各有所重總  
督兩地關心意見不能盡投也至如嶺南有始  
興二源遺孽嶺西有羅旁淶水負固府江有兩  
岸峒寨出劫海上有林道乾輩數夥妄意好生  
惡死人所同心此輩誠愚豈無一隙之明亦由  
互相疑畏招者每誘而殺之縱欲悔罪向化不

可得今將責成合屬覓取間諜之人往示朝  
廷威德又值新皇赦宥萬方無論盜賊猥獍  
悉聽撫處爲兵爲民各適其願深山窮谷自安  
耕鑿者苟無犯於地方悉不加征遠近並許自  
新開誠布公深懲既往貪功殺降故習稍稍有  
見信來降者縱不盡然姑以養威蓄銳俟恩信  
旣行察擇強梗間一出擊卽力併事專度可示  
警是或一道也頃聞譚二華有薦進俞大猷其  
事之疏此時方區畫勦賊將士帖然心服賊黨



畏龍書求降一月以來鼓舞招來漸可幾望成效  
蓋其人久習水戰老猶矍鑠若即取去則有臨  
敵易將之忌地方益無所恃縱使郭成倅至安  
能遽諳地利得人和如此賊益蔓延不可收拾  
矣展轉思惟萬不得已具疏但乞暫留終此曾  
寇之役必不久淹以妨京營大計也伏乞垂察  
百凡更望指示迷惑俾得持循某勉策駑鈍終  
非素諳未效涓埃忽忽頓衰多病伏惟憐察歎  
惘延佇台垣不任瞻仰



刻奚囊蠹餘序

古之為詩人人而能言之初無顯名  
之家下至閨巷田野之賤其所歌者  
往往感發聽聞而關乎政教故季札  
能言列國之風亦以所言出乎性情  
攷驗者有所因而辨其俗此道變於  
漢以下其間騷墨之徒擅材爭驅體

奚囊蠹餘



法顓門以詩賦名家者接武而起其  
病在挾竒挾氣傲世調俗嘲侮造化  
題品萬類使後來之儁希附流風引  
脰掉吻睥睨叱咤甚至準體肖字抵  
掌優孟履亨順而有餘悲富盛年而  
傷搖落槩於詩家之道未得其似先  
得其病然此惟材高者有之而近習

尤甚故昔人評詩上下千年間獨無  
憾於晉之陶潛非謂其言出性情而  
有古詩之遺耶今讀

大司馬元洲張公之集必知其為有  
德者之言矣蓋公夙稟異質書無所  
不窺奮迹東南裒然為人士之冠冕  
釋褐以還逾三十載足跡所窮幾遍



天下所至輒以道德文章為陶士宜  
民之具其雅操大節不能與世浮沉  
且其德性之醇深而言之可觀如此  
今集中所載群體派分而殊貫嘉言  
飀發而霞舉短章大篇成聲合節自  
漢後諸家所以名世者無不會其精  
駁以鎔裁於無迹若迺雕擬不施性

靈洞見方諸元亮天趣雖同而制作  
之該備邁會之昌隆勛名之駿烈又  
元亮所不能兼者昔王維柳宗元卓

實貞元之鴻筆聽其言非不

文是而言有餘辱

惟不

士何



勅旨  
篇而

一知言者起想見

不業必於斯集乎攷驗矣公今  
開府二廣總文武之憲綏馭既暇出  
次往作莊大叅應禎偕夏僉憲道南  
謀佳胤請梓而傳  
欲與功烈並來

顧佳胤識陋無以測闕深君嘗獲  
公隻語寸墨藏之甚珍不意今日縱  
觀武庫之富而更得托一言於簡末

生豈徒也哉



公義  
銅梁張佳胤







